

試論《箋註陶淵明集》刊梓時間、 箋校底本及其內涵和影響

黃世錦*

摘 要

南宋季年，李公煥撰《箋註陶淵明集》10卷，以南宋槧《思悅本》，即「紹興本」為稿本，並援《宣和王氏本》、《曾集本》、《湯注》為箋校底本，對《陶集》詩、文予箋校箋證。李注撰述內涵，除援湯注與前賢者，開後世集注之風外，徵於典籍與李氏箋校者，則為李氏陶學成果與貢獻。書中豐碩箋校內涵，實立足湯漢陶學之深化與發展！學術成就邁越往賢，學術光輝閃熠璀璨，歷代屢予重刊外；傳世重要《陶集》，均受霑溉潤澤，繼承其學術成果，並補苴校訂，評閱評點，陶學詮釋與接受史上，有不可磨滅重要地位！此外，輯彙「忠憤」陶評，援成說以證襟懷，不喻己意評斷，紆紓易代際會，儒者難宣憤鬱，免觸朝廷忌諱。後世遭遇革運士人，寄寓滄桑懣慨，故國禾黍之思，巧拓明哲自處幽徑。諸家每以品騫陶詠，幽微表曝心事，受李注陶學影響實深，陶學「忠憤說」發展史上，實具承先啟後重要意義！

關鍵詞：陶淵明、李公煥、湯漢、曾集本、忠憤說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Publication Times, Copy Collation,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e of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Tao Yuan Ming's Anthology*

Huang, Shi-Jin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Li Gong Huan Compiled ten volumes of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Tao Yuan Ming's Anthology* in the later yea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took *Si-Yue* (namely *Shao-Xing*) like the manuscript, he assisted by *Xuan He Wang Shi*, *Zeng-Ji*, and *Tang-Zhu* as copy, to proofread the poems and articles in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Tao Yuan Ming's Anthology*. Li's notes helped Tang Han and the former sages' annotation also influenced later generations' style. Tao's Poetry content in the compilation substantiates the dee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ang Han's research on Tao's Poetry. The importance of Li's Notes, which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has been inherited by i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revised, and commented. It has an essential permane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ao's Poetry. Also, the "Loyalty-hatred" which noted by Li's from Tao's poetry is helpful for Confucian, and later generations to express their depression, resentful, and melancholic to the imperial power. Moreover, various scholar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Li's comments, which is hiding resentment and yearnings to original dynasties. Thus, Tao's theory of the "Loyalty-hatred," which noted by Li,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its development.

Keywords: Tao Yuan Ming, Li Gong Huan, Tang Han, Zeng Ji's Collection of Tao Yuan Ming's Poetry, The Loyalty-Hatred Theory

試論《箋註陶淵明集》刊梓時間、 箋校底本及其內涵和影響

黃世錦

一、前言

李公煥，生卒年、事蹟不詳，南宋末江西廬陵人。撰有《箋註陶淵明集》，對後世陶學發展影響極大；元代以後，迄於清世，傳世著名《陶集》，均以本書為撰述底本，陶學發展與接受史上，實具承先啟後重要地位。書前附〈補註陶淵明集總論〉，次行低 6 格處，題署「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¹清·陶澍（1779-1839）《靖節先生集》言：

公煥本，標題稱「箋注陶淵明集」，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而不載時代。何燕泉以公煥為元人，未知何據？識以俟考。²

本書繼承南宋·湯漢學術成果，後出轉精，多有開創與新獲，成就超軼湯著之上！湯氏生寧宗嘉泰 2 年，卒於度宗咸淳 8 年³；筆者推測，李氏應活動於南宋末，時間稍晚湯漢，卒年或及元初，故何氏以元人視之。

本文所論之本，現藏臺灣國家圖書館，南宋末建刊巾箱本。原版高 15.9 公分，

¹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頁 7。以下引文見「國圖本」者，將不再另行註解，直接於後註明卷、頁數。如（3，112），即（卷之 3，頁 112）之意。

² 清·陶澍：《靖節先生集》，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中冊（成都：巴蜀書社，2016），頁 465。本文凡徵前賢者，均註明其生、卒年，俾體例統一，利明瞭時間先後。惟生平不可考者，為免過佔篇幅，皆省略「生卒年不詳」語。

³ 阮氏明紅：《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研究·湯漢年譜》（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博士論文，2004），頁 95-98。阮氏〈湯漢年譜〉，以湯漢生於宋光宗嘉泰 2 年（1202；頁 95），然「嘉泰」為「宋寧宗」，非「宋光宗」年號，於阮氏誤處，謹加勘正。

寬 11.4 公分。1 冊，10 卷。印面美觀，字體端麗雍容，每半葉 9 行，行 16 字，版心黑口。惟，卷末〈靖節徵士誄〉、〈陶淵明傳〉，有錯簡失次現象⁴；知本書梓於南宋末，年代彌遠，水火兵燹劫餘，屢經藏奔轉徙，得以幸保傳世，裝線曾脫落斷裂，卷帙錯亂，末葉殘損；藏書者重加裝訂，因失查檢，致書末 2 文頁次，錯簡失次。書鈐藏書印多枚【圖 1】⁵，可略窺藏奔有緒痕跡。⁶其中，「乾隆御覽之寶」、「宜子孫」，乾隆帝藏書印；「天祿琳琅」，嘉慶間彙整內廷圖籍之稱。知清代曾入乾隆內府，成皇家御藏善本珍籍。然而，書雖珍稀宋版，初雕校讎不甚精審，書中錯字頗多⁷，亦多有漏字⁸、漏句現象⁹，不無白璧微瑕之憾。

本文撰旨，在援傳世宋代《陶集》，與李注進行細緻對勘，發微其箋校底本、撰述內涵與學術成就；期對李注世無南宋刻本，今所傳者皆元刻本、撰中評注均宋人所輯，李氏輯錄者僅〈總論〉1 卷等，諸前賢說法疑誤處，略具些微澄清補正之助。此外，並就傳世重要《陶集》，與李著相比對，探究諸本《陶集》，繼承李氏學術成果之事實，受其陶學影響情況，冀豁顯李注陶史上價值與地位。

⁴ 卷帙正確次序，〈靖節徵士誄〉：頁 357、358、359、360、365、366、367、368；〈陶淵明傳〉：頁 368、369、370、363、364、361、362、371。

⁵ 「賢者而後樂此」，國家圖書館編〈各家書目解題〉，誤釋為「覽書而後樂此」（頁 10），謹加勘正。

⁶ 如「周秉忠」、「周秉忠印」。周秉忠，名時臣，號丹泉，明蘇州人。精繪事，筆墨蒼秀，追蹤往哲；其人亦擅治印，清·葉銘（1866-1948）：《廣印人傳》，收入清·周櫟園等編著：《明清印人傳集成》（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 409，言：「周丹泉，吳門人。能燒陶印，以堊土刻印文，或辟邪、龜、象、連環、瓦鈕，皆由火范而成，色如粉定，文亦蒼古。」

⁷ 如「顧『凱』之」，為「愷」字之誤（3，148）；「『逢』蒿沒人」，為「蓬」字之誤（4，175）；「『酬』觴賦詩」，為「酣」字之誤（5，223）；「『奮』則難繼」，為「奢」字之誤（7，263）；「喪柩在『馬』」，為「焉」字之誤（7，267）；「皆『台』車為業」，為「治」字之誤（9，318）等。其例甚多，不一枚舉。

⁸ 漏字者，如「見《漢書》及《決錄》」，漏一「後」字，應為《後漢書》（9，324）；「口官賞罰」，漏一「臨」字，應為「臨官賞罰」（10，342）；「口仲弓」，漏一「陳」字，應為「陳仲弓」（10，342）等。其例亦多，不一枚舉。

⁹ 漏句者，「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濱」字下，漏「伯夷居北海之濱」句，應為「居東海之濱，伯夷居北海之濱，皆率其黨曰」（9，300）。

二、本書鐫梓於南宋季年

李注傳世版本頗多，郭紹虞言觀 3 本¹⁰；日人阿部隆一，謂窺 7 本¹¹；鍾優民語，曾覽 2 本。¹²傳本滋多，益見影響後世陶學深刻程度。然而，前賢多謂李注無南宋刻本，今傳者均屬元刻。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言：「元刻陶集至今存之者，獨有李公煥箋注，然亦傳為宋刊，誤也！」¹³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言：「皆為同一版本，過去一向被視為宋刊本，然實際恐怕是元刻本。」¹⁴鍾優民《陶學史話》言：「李公煥撰有《箋註陶淵明集》（元初刊刻）」。¹⁵袁行霈《陶淵明研究》言：「李公煥的箋注本不僅是元朝所刻，而且編輯的時間恐怕也已到了宋末甚至元朝了。所謂『元翻宋本』的說法是很可懷疑的。」¹⁶此外，鄧瓊《讀陶叢稿》言：「（李注）其實為元刻本非宋刊。」¹⁷諸賢說法，值得商榷。筆者所見李注者，計 5 本。國家圖書館藏 1

¹⁰ 「此書以余所見，蓋有數本，一藏東方圖書館，即吳焯繡古亭舊藏者；一藏吳縣潘景鄭先生家，即《天祿琳琅》書目所載者。二本款式悉符，而字畫不盡相同；」則此書同時蓋有三本，流傳之廣，或亦以此，第不知此三本先後時代如何耳？」郭紹虞：〈陶集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李公煥注本」，頁 288。據郭氏〈陶集考辨〉，其所見 3 本者，一藏「東方圖書館」、一藏「潘景鄭」家、一為「貴池劉氏」藏本。

¹¹ 除臺灣國圖館本外，另有日本「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岡山大學藏本」、「涵芬樓藏本」、「積翠軒舊藏本」、「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影著錄本」。（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頁 544。按：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原為日文著作，本文徵引氏著之語，參考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敘錄〉，收入《箋註陶淵明集》（國圖館本），頁 9、10。

¹² 「現北京圖書館珍藏的兩種元刻《箋註陶淵明集》（10 卷本），刻工十分精緻。」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 91。

¹³ （日）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收入《雕龍叢鈔》第 1 冊（北京：文字同盟社，1931），頁 21。

¹⁴ （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 544。（國圖館本，頁 10）

¹⁵ 鍾優民：《陶學史話》，頁 71。

¹⁶ 袁行霈：〈宋元以來陶集校注本之考察〉，《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99。

¹⁷ 鄧瓊：〈《陶淵明集》的流傳、刊行及陶評沿革〉，《讀陶叢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頁 271。

本，即本文所據之本；上海涵芬樓¹⁸、浙江圖書館¹⁹、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²⁰，各 1 本。

諸本中，國圖館本、涵芬樓本，為南宋末本。屈萬里、昌彼得《圖書板本學要略》言：「南宋刻本，論其字體，大別有三：曰浙、曰蜀、曰閩。浙刻字仿率更，字畫規整。」²¹屈氏、昌氏亦言：

吳中所刻，字體類浙。

蜀刻字體，在顏柳之間，而橫畫落筆處，間有瘦金氣習。

閩刻字體，亦近顏柳，而神韻則與蜀刻迥殊。

婺、贛等處刊本，其字體則或近於浙，或近於閩。²²

對臺灣國圖館藏本李注，昌彼得言：

日本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亦藏此書，其目云元建刊。阿部隆一教授謂與中館藏本同版，因謂中館藏本亦為元刊。唯就此刻字體及避宋諱觀之，應為宋末原刊，姑識之以待考。²³

筆者以為若以字體風格觀之，2 本均南宋刻本無疑，且為同一板本，惟涵芬樓本，刊印早於國圖館本。以梓於南宋光宗紹熙 3 年《曾集本》、理宗淳祐元年湯注對勘，《曾集本》字體兼治歐、顏，湯注參合歐、柳神韻，李注 2 本體兼歐、顏風神，四者字體均端麗閒雅，姿致雍容，展現南宋物阜民豐，文化底蘊璀璨深厚社會風貌【圖 2】。

再者，「涵芬樓本」、「國圖館本」2 本李注中錯字、漏字、漏句、行列形式完全相同，因雕板殘泐故產生的墨釘形狀無異，足見實以同板印成【圖 3】。阿部隆一言：

¹⁸ 上海涵芬樓藏本，影印本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正編》第 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故涵芬樓本、「四部叢刊本」，實為同一版本。此外，《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上冊，收錄 1 本，實與涵芬樓本同板，二者殘泐處相同，惟「薈萃本」少數頁印刷較不清晰（頁 100）；乃南宋末本，周斌、楊華誤定為元刻本，頁 85，謹加堪正。

¹⁹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0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²⁰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5 輯》集部第 16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²¹ 屈萬里、昌彼得：《圖書板本學要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09），頁 104。

²² 屈萬里、昌彼得：《圖書板本學要略》，頁 105。

²³ 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敘錄〉，收入《箋註陶淵明集》（國圖館本），頁 6。昌彼得言「中館藏本」，即今之「國圖館本」。蓋「中央圖書館」1996 年 1 月 31 日，改稱「國家圖書館」。

「朗、匡、真、恒、貞、徵、樹、觀、慎等字皆見缺筆，此外亦避唐諱之愍字。」²⁴二書中，朗、徵、觀、慎等字，均避宋諱缺筆，足見梓於南宋末年。至於「貞」、「桓」2字，或缺筆或缺筆，緣書中多有錯字、漏字、漏句現象，皆因初雕鏤版，校讎不甚精審所致，不能援為元刻本之證。²⁵

此外，〈集聖賢群輔錄下〉末，國圖本因雕板殘泐，有墨釘痕跡，涵芬樓本則完整無殘損，可見涵芬樓本印行，時間早於國圖本【圖3】。本文以國圖館本為據，因其藏弄有緒，曾入清宮內府珍藏緣故。值得注意者，國圖本〈卷之10〉，顏延年〈靖節徵士誄〉，亦有殘損痕跡，涵芬樓本則無【圖4】。此處，「景泛」、「岳之幽居者」7字；「疾病店疾」之「病」字（頁366），計8字，國圖本以挖補添紙方式，毛筆補寫添字而成。字體風格兼治歐、顏，風神清麗秀雅，典潤蘊藉，與板印字體諧調渾融，幾無百衲拼補之痕，須細心觀察，方能窺見其中玄機；又，國圖本末葉殘缺，蕭統〈陶淵明傳〉末，「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14字；「陶淵明傳」4字，俱以體兼歐、顏小楷書補寫【圖5】，與挖補添字處字體風格無殊，應是同一書者所為。

對清代書法的發展，清·康有為（1858-1927）《廣藝舟雙楫》言：

至我朝聖祖，酷愛董書，臣下摹仿，遂成風氣。思白於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吳興而尸之矣！²⁶

康氏又言：

國朝書法，凡有四變。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北碑萌芽於咸、同之際。²⁷

上有好之者，下必甚之！清初康熙帝書法，師承沈荃（1624-1684），沈荃書學董其昌（1555-1636；思白、香光），故董書風靡一時；乾隆皇字法趙孟頫（1254-1322；吳

²⁴ 〔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544。（國圖館本，頁10）

²⁵ 「貞」字缺筆者：「特為貞夫」（頁235）。不缺筆者：「嗚呼淑貞」（頁360）；「桓」字缺筆者：「桓桓長沙」（頁49）。不缺筆者：「桓溫參軍」（頁228）。

²⁶ 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臺北：華正書局，1985），頁44、45。

²⁷ 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頁44、45。

興、子昂)，嘉慶君讚賞歐陽詢（557-641；率更），故趙書、歐書均貴盛於當時。國圖館本中，鈐「天祿琳琅」藏書印，昌彼得言：「天祿琳琅續目曾著錄，惟未收入四庫，民國初流出，今歸中館。」²⁸筆者據以推測，國圖本挖補續書處，應是嘉慶、道光際，內務府造辦處作坊「匣裱作」，轄下能工巧匠銳意繕補，朝臣或宮廷書畫家補書。此外，以秀雅端麗，參合歐、顏小楷書補寫，除時代書法風尚外，或亦隱涵書寫者，以本書為南宋刻本之寓意？

至於浙圖館本、公文書館本，則為元刻之本。2本中，其與國圖本〈卷之10〉，〈集聖賢群輔錄下〉末，因雕板殘泐，均有墨釘痕跡，位置形狀完全相同，涵芬樓本因刊行較早，完整無缺泐【圖3】；再者，四者中錯字、漏字、漏句、避諱、行列形式、字體風格、殘泐處均無殊異，知非「元翻宋本」，4本實緣同一板本【圖8】。惟浙圖本、公文書館本，學界定為元刻本者，書後附北齊·陽休之〈序錄〉、北宋·宋丞相〈私記〉、北宋·僧思悅〈書靖節先生集後〉3文；涵芬樓本、國圖館本，二南宋末年刊本，則無3篇附文。又，本文所據李注，據國家圖書館藏查詢網頁，「記錄詳細檢視·一般註」言：「審其字體、刀法應已入元，但佐證不足，從舊作南宋末年建刊本，俟詳考。」國圖館藏查詢網頁諸語，值得斟酌商榷。此語應是受阿部隆一，以國圖本為元刻本，受其誤說影響所致。²⁹

事實上，歷代改朝易姓之際，新朝詩風、文風、書風、畫風等，與舊朝並無二致，均處相同時代氛圍，前朝黎民與文人墨客，俱入新朝成為遺民。元朝初年，刻工與南宋末葉，均為同一批人，何來「審其字體、刀法應已入元」之說？且二者間字體、刀法，差異處如何明確分辨？此處，若以梓於元末，收入《風雅翼》的《選詩補註》，與浙圖本、公文書館本對勘，元初與元代後期，雕板刻書字體、刀法均迥殊，即可晰見端倪。其時元初遺民刻工，已全數凋零殆盡，元末刻本《選詩補註》，字體粗陋，鐫版草率，難登端雅之堂【圖6】，與曾集本、湯注、李注等諸本，字體端麗雍容，神韻風度判然迥別。顯現暴元鐵蹄統治下，政治社會黑暗，士人飽受壓

²⁸ 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敘錄〉，收入《箋註陶淵明集》（國圖館本），頁6。

²⁹ 〔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544。（國圖館本，頁9）

抑摧殘，學術文化頹靡，世道沈淪衰世氣象！

尤值注意者，國圖本書後，〈陶淵明傳〉末葉缺佚，共 18 字，以兼治歐、顏書風小楷補書，浙圖本、公文書館二元刻本，本葉完整無損，並補鐫陽氏〈序錄〉等 3 文於後【圖 7】。2 本續鐫部分，字體與南宋末刻本，即國圖館本李注，風格極為諧調，天然湊泊，如出一轍，毫無補續跡痕，風神韻味全無二致，似出同一人之手。對此現象，筆者以為，湯注鏤於理宗淳祐元年（1241），距南宋朝覆亡僅 38 年，李注繼承湯氏陶學成果，時間稍晚湯注，推知梓行不久，南宋旋亡蒙古異族。國圖館本李注，刻書地、出版地均為「建陽」，故元刻本李注，從殘泐部分相同觀察，應是以國圖本原板續刻。至於續鏤者，極可能是初雕時原刻工、或乃師徒相承，由徒弟補刻踵成、或由建陽工匠續雕，以地域之近，刀鐫派別相同，故加刻 3 文，渾融一體，儼出同匠刀法。此亦元刻本中，竟出現避趙宋諱字，嚴重觸犯當朝忌諱之因！

此外，諸本刊行時間，應以涵芬樓本為最早。浙圖館本李注，若與公文書館本相較，公文書館本印刷，明顯較模糊不清，殘損缺泐情況，較浙圖本嚴重【圖 7】；書末，〈書靖節先生集後〉並有缺葉，刊印時註明「此處缺葉」³⁰，知印行晚於浙圖本。筆者以為，對李注版本早晚判別，可以涵芬樓本與浙圖館本，作為鑒別時間座標。南宋末年刊本，〈卷之 6·感士不遇賦〉，「或擊壤以自歡」下，箋注尚未殘泐者【圖 8】，刊行必早涵芬樓本；元刻本李注，如日本內閣文庫本、靜嘉堂文庫本等，缺泐殘損情況，嚴於浙圖本者，其刊印時間，必晚浙圖館本。³¹

³⁰ 宋·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5 輯》集部第 16 冊，頁 97。

³¹ 涵芬樓本、國圖館本書前，均附〈陶淵明集·序〉；浙圖館本無此〈序〉，顯已缺佚；公文書館本有〈序〉，然在思悅文缺葉後。據此可知，蕭統〈序〉文，篇章自成起迄，置書前或書後，均無礙撰述宏旨。以南宋末二本觀之，推測原始應置書前。知傳世四本李注，傳奔久遠，兵燹水火劫餘，除涵芬樓本外，另三書裝線，均曾斷裂脫落，經藏書者重新裝訂，銳意繕整迺成今貌，故浙圖本缺蕭〈序〉，公文書館本〈序〉置書末。

三、李氏援以箋校的底本

李注中，援以箋校《陶集》底本者，有《宣和王氏本》、《曾集本》、《陶靖節先生詩注》3本。

（一）宣和王氏本

10卷，今佚。北宋徽宗宣和4年（1122），王仲良撰。南宋·胡仔（1110-1170）《苕溪漁隱叢話》載：

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為可愛。³²

胡仔又言：

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為『庾鈞』、『丙曼客』為『丙曼容』、『八及』為『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六十有六。」³³

蘇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距王氏刊刻《陶集》，逾21載；此本絕非蘇軾手書，「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實學蘇書者所為，不宜名「蘇寫刻本」³⁴、「蘇寫本」³⁵，若稱「蘇體本」，或較適宜？〈陶集考辨〉言：「蘇寫本原為宣和王氏刊本，此本既有紹興十年佚名氏《跋》，則為複刻無疑。」³⁶筆者所見者，嘉慶12年（1807）魯銓

³²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陶靖節》（耘經樓藏板依宋板重雕），後集，卷第3，頁4。

³³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陶靖節》，後集，卷第3，頁4。

³⁴ 郭紹虞：〈陶集考辨〉，「紹興本」，頁275。

³⁵ 鄧瓊：《讀陶叢稿》，頁268，即稱其為「蘇寫本」。又，賀偉：《元前陶集考論》（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7），頁4、91等，多稱其「蘇寫本」。

³⁶ 「此《跋》除李公煥本外，惟見世所傳蘇寫刻本。近人古直《陶靖節詩箋》，所附校勘記，即以蘇體大字本為紹興十年本，亦非無見。」郭紹虞：〈陶集考辨〉，「紹興本」，頁275。筆者以為，二氏所言蘇體本，實南宋紹興10年以後，據宣和王氏本重刊者，與元刻本李注，援南宋槧思悅本，即「紹興本」無涉；因增入佚名刻者跋語，致郭氏、古氏，誤以蘇體本為紹興本，謹加勘正。

刊本³⁷，出康熙 33 年（1694），毛辰（1604-1713）汲古閣重刊本。緣屢經鉤摹，輾轉重刻，其書未必踵「王僧虔」（426-485），去蘇軾風貌已遠【圖 9】！³⁸「魯銓刊本」中，「丙曼容」不作「丙曼客」、「庫鈞」不作「庾鈞」、「八及」不作「八友」³⁹，明自《宣和王氏本》出。

援其與李注、遞修本對勘：遞修本猶作「丙曼客」⁴⁰、「庾鈞」（9，187）、「八友」（9，196），知沿《思悅本》之舊⁴¹；李注作「丙曼客」（7，268）、「庫鈞」（9，323）、「八及」（9，334）；此外，李注與遞修本較，異文 256 字。尤以卷 9，62 字、卷 10，61 字最夥；其中，131 字，李注與王氏本同。〈答龐參軍〉，遞修本作：「弱毫夕所宣。」（2，34）李注、王氏本作：「弱毫多所宣。」（2，76；王本，2，360）此外，〈集聖賢群輔錄·上〉，相同 45 字。「右八俊」，遞修本作：「沛相穎陰荀昱。」（9，194）李注、王氏本作：「沛國穎陰荀翬。」（9，331；王本，9，407）又，〈集聖賢群輔錄·下〉，相同 42 字。「右太原王」，遞修本作：「湛字處仲。」（10，212）李注、王氏本作：「湛字處沖。」（10，354；王本，10，412）李注實援王氏本為箋校底本，並對〈集聖賢群輔錄〉，多有校勘與補正。

（二）曾集本

不分卷。南宋光宗紹熙 3 年（1192），曾集撰。里居、生卒年不詳。收錄淵明詩、

³⁷ 「嘉慶十二年嘉平朔日，丹徒魯銓跋。」清·魯銓：《陶淵明集·款識》（宣和王氏本），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中冊，頁 419。郭紹虞：〈陶集考辨〉，頁 276，誤十二年「丁卯」，為十三年「戊辰」，謹加勘正。

³⁸ 「蘇文忠書，結構遒勁，直入王僧虔之室。」清·魯銓：《陶淵明集·跋》，頁 419。

³⁹ 分見清·魯銓：《陶淵明集》，頁 387、405、407。

⁴⁰ 宋·不知撰者：《宋本陶淵明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卷 6，頁 129。頁 2 出版〈序〉言：「現存《陶淵明集》最早的版本，即此國家圖書館藏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

⁴¹ 宣和王氏本，末附陽氏〈序錄〉、宋庠〈私記〉、思悅〈書後〉三文，知出《思悅本》；遞修本，10 卷。末附〈序錄〉、〈私記〉、曾紘語，知同出《思悅本》。二者篇目全同：卷 1 至卷 4，「詩」；卷 5「賦辭」，〈感士不遇賦〉、〈閑情賦〉、〈歸去來兮辭〉；卷 6「記傳贊述」，〈桃花源記〉、〈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扇上畫贊〉、〈讀史述九章〉；卷 7「傳贊」，〈天子孝傳贊〉、〈諸侯孝傳贊〉、〈卿大夫孝傳贊〉、〈士孝傳贊〉、〈庶人孝傳贊〉；卷 8「疏祭文」，〈與子儼等疏〉、〈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自祭文〉；卷 9「集聖賢群輔錄·上」；卷 10「集聖賢群輔錄·下」，附〈八儒〉、〈三墨〉、顏〈誅〉、蕭〈傳〉。據此，筆者以為，遞修本乃傳世《陶集》中，內涵最近思悅本者。

雜文；末附顏〈誄〉、蕭〈傳〉。無〈五孝傳〉、〈四八目〉。

援遞修本與曾集本比勘，內涵僅纖微差異。⁴²劉明以為，曾集本據遞修本刻成，其說可參⁴³；惟遞修本最近思悅本，故筆者傾向，其所據為思悅本，曾集並援遞修本參校。李注中，援曾集本者，6條。

1、標注出處者

2條。〈與子儼等疏〉，「七十而終」下，李注云：「《集本》作八十。」（8，273）曾集本云：「八十而終。」⁴⁴所徵「集本」者，即曾集本。

2、未標出處者

4條。古人撰述無註明出處習慣，須以曾集本對勘，方能瞭然其從出。〈贈長沙公族祖·序〉，李注云：「一作余於長沙公為族。」（1，39）曾集本云：「一作余於長沙公為族。」⁴⁵李注異文校語，實援曾集本，采二手資料。

（三）陶靖節先生詩注

4卷，南宋·湯漢（1202-1272）撰。字伯紀，號東澗，卒諡文清，安仁縣人。湯注為傳世《陶集》首家注本，影響後世陶學深遠，援曾集本為箋校底本，計186條⁴⁶，受其陶學影響實深。

1、援曾集本者

3條。李注中，援曾集本與湯注者，重疊部分，應正本清源，歸諸援曾集本。〈四時〉詩後，李注云：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

⁴² 二者差異處，參見劉明：〈宋本陶淵明集考論〉，《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4（2016.12），頁7。

⁴³ 劉明：〈宋本陶淵明集考論〉，頁7。

⁴⁴ 宋·曾集：《陶淵明詩》，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上冊，頁33。

⁴⁵ 宋·曾集：《陶淵明詩》，頁4。以下引文，凡徵相關《陶集》者，除首徵予註解外，餘下不再加註，直註卷、頁數於後。

⁴⁶ 參拙作：〈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及其影響〉，《成大中文學報》55（2016.12），頁146、147。

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3, 149)

曾集本云：

劉斯立云：「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頁 18)

湯注云：

劉斯立云：「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⁴⁷

援劉斯立評語，湯注置詩題下，移評為注，應歸諸采曾集本。

2、繼之湯注者

34 條。須援湯注對勘，方能溯其源流。〈停雲〉，「以招余情」下，李注云：「謂相招以事新朝也。」(1, 34；湯注，1, 44) 李注句義箋注，實繼承湯注，非其學術成果。

再者，李注詩後評論，徵於湯注者，計 43 條，體例不一。標注「湯東澗曰」，12 條；「東澗曰」，7 條；未標注來源出處者，24 條。〈時運〉詩後，李注云：

湯東澗曰：「『閒詠以歸』、『我愛其靜』，『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1, 36；湯注，1, 44)

湯注本句下箋注，寓評於注，李注移為詩後評論。又，〈詠二疎〉詩後，李注云：

東澗曰：「二疎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4, 179；湯注，4, 73)

湯注本詩題箋注，寓評於注，李注移為詩後評騭。又，〈讀山海經·其五〉詩後，李注云：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4, 189；湯注，4, 75、76)

⁴⁷ 宋·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上冊，卷 3，頁 67。

李注實徵於湯注，非考《山海經》原典，引用二手資料。⁴⁸

此外，詩前〈總論〉，錄「湯文清公曰」，評騭 1 條。李注云：

湯文清公曰：「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總論，20、21；湯注，序，43）

湯注本書前〈序〉語，李注移置〈總論〉。書中徵自湯注者，計 77 條，受其陶學影響實深！

四、《箋註陶淵明集》內容探析

書前，附梁·蕭統（501-531）〈陶淵明集·序〉；書後，附南朝宋·顏延之（384-456）〈靖節徵士誄〉、蕭統〈陶淵明傳〉，有助讀者知人論世，增進對陶詩體悟與理解。書前〈補註陶淵明集總論〉，采南宋前賢哲論陶文字，15 家，23 條。⁴⁹「所集錄總論，則又開後世輯《淵明詩話》之風」⁵⁰；諸家評陶騭語，有利讀者對陶詩內涵、意境、淵明年齒、藝術特徵等之理解，李氏彙錄書前，旨供讀者徵引參酌，極裨益於後學者。如徵宋·蘇軾（1037-1101）語言：

東坡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總論，10）

又，援宋·黃庭堅（1045-1105）論謂：

⁴⁸ 李注〈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二、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其七、其九、其十、其十一、其十二詩後，「山海經云」、「穆天子傳」諸語，計 20 條；均轉引湯注，非覈考原籍，采二手資料。此處，拙文前統計為 11 條（頁 119），惟詩後援《山海經》、《穆天子傳》諸條，部分有「○」隔開，部分則無；雖體例不一，其屬不同之條，應予分別統計，謹加訂正。

⁴⁹ 東坡、黃山谷，3 條；朱文公《語錄》、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葛常之《韻語陽秋》，2 條；楊龜山《語錄》、真西山、陳后山、《西清詩話》、休齋、《雪浪齋日記》、劉後村、蔡寬夫、湯文清公、祈寬、「按」語，1 條。（總論，7-23）

⁵⁰ 郭紹虞：〈陶集考辨〉，「李公煥注本」，頁 288。

山谷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總論，13、14）

全書詩題、詩序、詩句、箋注、評論均有體例，各有歸屬，撰述體例整飭嚴謹，收綱舉目張，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之效。卷次，均與頂線對齊、詩題低2格、詩序低3格；詩句亦與頂線對齊，以「○」隔開，分別詩篇章次；箋注置於詩句下，雙行小字夾註呈現；評論置詩後，低3格，多數標明書名或論者。

全書10卷，收詩128首。⁵¹以下，將對李注內涵，深入分析探索，明晰其撰旨與內容特色。

（一）所據為北宋·僧思悅本《陶集》

李注撰述體例，與北齊·陽休之撰《陶集》，今已不傳10卷本，內涵上頗相契合。南宋·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言：

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群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⁵²

晁氏又言：

獨吳氏《西齋書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名家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似後人妄加。⁵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載，陽休之參合行世3本，益入〈五孝傳〉、〈四八目〉，定為10卷本《陶集》。⁵⁴紀昀等四庫館臣說法，即本陽休之〈序錄〉：

⁵¹ 卷1「詩四言」，9首；卷2「詩五言」，32首；卷3「詩五言」，39首；卷4「詩五言」，48首；卷5「雜文」，〈桃花源記〉、〈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讀史述九章〉；卷6「雜文」，〈感士不遇賦〉、〈閑情賦〉；卷7「傳贊」，〈天子孝傳贊〉、〈諸侯孝傳贊〉、〈卿大夫孝傳贊〉、〈士孝傳贊〉、〈庶人孝傳贊〉，即「五孝傳」；卷8「疏祭文」，〈與子儼等疏〉、〈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自祭文〉；卷9「集聖賢群輔錄·上」；卷10「集聖賢群輔錄·下」、〈八儒〉、〈三墨〉、〈靖節徵士誄〉、〈陶淵明傳〉。〈飲酒詩〉20首，李注詩題誤為「飲酒十二首」（3，112），謹加勘正。

⁵²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79），卷17，頁984。

⁵³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17，頁984。

⁵⁴ 「《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

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詠〉、〈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⁵⁵

陽氏〈序錄〉又言：

余頗賞潛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⁵⁶

此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載：

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偽作，則同一輒，實自休之所編始。⁵⁷

陽氏恐 3 本久佚，故裒為一帙，以遺愛陶君子，傳世 10 卷本《陶集》，即出陽休之首編。

「休之本出宋庠家」，陽氏 10 卷本《陶集》，後入北宋·宋庠（996-1066）丞相書齋，為所收數十本《陶集》，次第最有倫貫的善本。宋庠〈私記〉言：

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為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已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⁵⁸

宋庠酷愛《陶集》，嘔心瀝血極力蒐羅，批覽展對，參比較訂，補闕糾謬。「所得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為是」，益見其治學與處世態度，恭謹謙沖，虛懷若谷之情操。宋庠箋校陽氏本《陶集》，北宋英宗治平 3 年（1066）⁵⁹，學術成果為虎丘寺僧思悅

一本為蕭統所撰，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即〈聖賢群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為十卷，已非昭明之舊。」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薈要》第 29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65），卷 148，頁 18。

⁵⁵ 北齊·陽休之：〈序錄〉，《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04 冊，頁 236。

⁵⁶ 北齊·陽休之：〈序錄〉，《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04 冊，頁 236。

⁵⁷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18、19。

⁵⁸ 宋·宋庠：〈私記〉，《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04 冊，頁 236。

⁵⁹ 宋·僧思悅：〈書靖節先生集後〉，《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04 冊，頁 237，「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書。」書成於北宋英宗治平 3 年 5 月 15 日。

繼承。思悅〈書靖節先生集後〉言：

愚嘗採拾眾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為一十卷。⁶⁰

思悅重編《陶集》10卷，復得宋庠本《陶集》，援為重加校訂之底本，於英宗3年定稿成書。思悅又言：

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陽僕射〈序錄〉、宋丞相〈私記〉，存于《正集》外，以見前後記錄之不同也。⁶¹

思悅箋校本《陶集》，與宋庠本實一脈相承，均承襄陽休之本。

思悅10卷本，後經李公煥箋校箋證，鈐版梓行傳世，影響後世陶學極為深遠，在陶學接受史上，有不可磨滅重要地位。明·何孟春（1474-1536）《陶靖節集》言：

《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⁶²

何氏指出李注與陽氏本、宋庠本間，流傳有緒的密切關係。此外何氏引據南宋人語：

《淵明集》，世傳本思悅書。……。僕近得先生《集》，乃群賢所校定者，因鈐于木，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月日記，不著名氏。⁶³

思悅本學脈綿長，屢經群賢校定，學術成就突出，刊梓後遂蔚為《陶集》風潮。南宋高宗紹興10年（1140）11月，有心人士予重雕，鈐版棗木，以廣流傳，饗於愛陶讀者。⁶⁴何氏又言：「世本李公煥注，此不知公煥之所載者誰歟？」⁶⁵陽氏10卷本《陶

⁶⁰ 宋·僧思悅：〈書靖節先生集後〉，《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04冊，頁237。

⁶¹ 宋·僧思悅：〈書靖節先生集後〉，《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04冊，頁237。

⁶² 明·何孟春：《陶靖節集·何元父序》，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1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頁1-20。

⁶³ 明·何孟春：《陶靖節集》，收入《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1冊，頁1-292。

⁶⁴ 何氏此言所據，即元刻本李注。書後除錄〈序錄〉、〈私記〉、〈書後〉外，並附「紹興十年十一月」，重刻「思悅本」者跋語，知此本即「紹興本」。參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04冊，頁237。

⁶⁵ 明·何孟春：《陶靖節集·何孟春跋》，收入《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1冊，頁1-293。

集》，〈五孝傳〉和〈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宋庠前屢經陶賢箋注校訂，多所補正；是本後經宋庠箋注考證，糾謬補闕，重予刊定，名「宋庠本」；宋庠本因緣際會，為僧思悅偶得寓目，援為箋注考訂底本，廣所未備，梓傳行世。思悅箋本，「採拾眾本，以事讎校」，傳承有自，薈萃眾美，成宋世《陶集》最佳善本，並於紹興 10 年重刻，即「紹興本」。南宋季年，重刻本經李公煥箋注校正，勘謬訂誤，踵事增華，補苴資料；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成就直出思悅本上，故能廣傳而影響深遠。

（二）對《陶集》詩、文句與題旨，加以箋校箋證

李注重要內涵之一，在對《陶集》中詩題、詩句與文句，加以箋注、箋校和箋證，發明詩意與文義，闡發詩旨及文涵。多援典籍與前人成說，斷以己之考據成果，以箋注箋證《陶集》。

1、校注異文

王氏本、曾集本與湯注，均有大量異文校訂，李氏或以典型已具，讀者可自行參酌，為免體例冗雜，僅予少量徵引。書中校語體例不一，以「宋本」、「一本」、「一作」、「一曰」、「或云」、「一云」、「或曰」、「或作」、「一無」等形式呈現。

（1）承王氏本者

2 條。〈閑情賦〉，「時奄冉而就過」下，李注、王氏本云：「《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就過。』」（6，250；王本，5，381）云「宋本」者，非考《宋庠本》，實援王氏本，轉引|二手資料。⁶⁶

（2）襲思悅本者

遞修本撰者未見王氏本，凡李注、遞修本、王氏本同徵引者，必承思悅本之舊。又，其中 1 條，王氏本所無，援《焦竑藏本》對勘，知實繼承思悅本。⁶⁷

⁶⁶ 現存《陶集》各本校語，言「宋本作某」者，「宋本」即「宋庠本」，橋川時雄已有考訂，見氏著：《陶集版本源流攷》，頁 7。

⁶⁷ 「焦氏此本係宋刻，然小注時引『宋本作某』，豈謂《宋庠本》耶？」清·陶澍：《靖節先生集·序錄》，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中冊，「焦竑本」，頁 466。

甲、一本：4 條。〈擬挽歌辭·其二〉，「今宿荒草鄉」下，李注、遞修本、王氏本云：「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二句。」(4, 199; 遞本, 4, 95; 王本, 4, 378) 又，〈閑情賦〉，「時奄冉而就過」下，遞修本云：「一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就過。』」(5, 107)「一本」者，即宋庠本。

乙、一作：17 條。顏〈誄〉，「少而貧苦」下，三本云：「一作『病』。」(10, 359; 遞本, 10, 216; 王本, 10, 414) 又，〈與子儼等疏〉，「雖曰同生」下，李注、遞修本云：「『曰』一作『不』。」(8, 273; 遞本, 8, 151)「雖不同生」，「不」字下，焦竑本云：「一作『曰』。」⁶⁸

丙、一曰：2 條。〈集聖賢群輔錄上·右八伯〉，「垂為冬伯」下，三本云：「樂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縵』。」(9, 295; 遞本, 9, 162; 王本, 9, 398) 李注中，凡「一作」、「一曰」者，即宋庠本。⁶⁹

此外，〈集聖賢群輔錄〉，「上·下」中：作「或云」者，2 條⁷⁰；「一云」，2 條⁷¹；「或曰」，1 條⁷²；「或作」，1 條⁷³；「一無」，1 條。⁷⁴北宋·黃伯思(1079-1118)〈跋陶淵明集後〉言：「政和二年(1112)，歲壬辰六月十四日己亥，於洛都大福先寺校竟。」⁷⁵李注中異文，校語體例不一，緣宋時諸本紛歧，屢經陶賢箋注校訂，非成於一時一人，故有此現象產生。

(3) 援曾集本者

3 條。〈於王撫軍座送客〉，「百卉具已腓」下，李注云：「〈四月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集本》作『各』，傳寫之誤。」(2, 84)「集本」者，即曾集本。

(4) 繼之湯注者

⁶⁸ 晉·陶潛撰：《陶靖節先生集》(明萬曆 31 年吳汝紀刻本)，卷 8，頁 197。

⁶⁹ 郭紹虞：〈陶集考辨〉，「宋庠本」，頁 270，考訂現存各本《陶集》校語，凡「一作某」、「又作某」、「一曰」者，指「宋庠本」。

⁷⁰ 分見：9, 297; 遞本, 9, 164; 王本, 9, 398。

⁷¹ 分見：10, 348、351; 遞本, 10, 210; 王本, 10, 411、412。

⁷² 分見：9, 316; 遞本, 9, 181; 王本, 9, 397。

⁷³ 分見：9, 293; 遞本, 9, 160; 王本, 9, 397。

⁷⁴ 分見：9, 294; 遞本, 9, 162; 王本, 9, 397。

⁷⁵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卷下，頁 25。

3 條。〈述酒〉，「平王去舊京」，「王」字下，李注云：「從《韓子蒼本》，舊作『生』。」(3, 140; 湯注, 3, 66) 李氏實徵湯注，非援韓子蒼本，屬二手材料。

(5) 徵於典籍者

4 條。引《詩經》、《嬾真子》、《說文》、《晉書》以為校注。〈與殷晉安別〉，「一遇盡殷勤」下，李注云：「《嬾真子》云：『遊好非久長，舊本作「非少長」。』」(2, 86) 又，〈祭程氏妹文〉，「特百常情」下，李注云：「〈謝玄傳〉：『痛百常情，作「迫」，非。』」(8, 281)

(6) 引黃山谷者

2 條。〈雜詩·其八〉，「正爾不能得」下，李注云：「山谷云：『正爾不能得』，乃當時語，改作「止」，甚失語法。』」(4, 168、169)

(7) 李氏校注者

4 條。〈榮木〉，「顛顛有時」，「顛」字下，李注云：「與『憔悴』同。」(1, 37) 又，〈歸鳥〉，「已卷安勞」下，李注云：「『卷』與『倦』同。」(1, 54)

2、箋注音讀

對《陶集》詩、文讀音予箋注者，40 條。

(1) 反切法

李注中，以反切注其讀音者：

甲、援曾集本者：1 條。〈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荆扉晝常閉」下，遞修本、曾集本云：「『閉』，音必結反。」(遞本, 3, 51; 集本, 13) 李注云：「『閉』，必結切。」(3, 104)⁷⁶李氏襲前賢學術理念，以反切注詩、文讀音，惟改「反」為「切」字，應是受《廣韻》等韻書影響。

⁷⁶ 傳世《陶集》最早以反切法，注陶詩讀音者乃王氏本，此條注云：「閉，音方結反。」(3, 365) 與遞修本、曾集本、李注均不同，筆者疑為清人所改。晚明以降，反映宋、元以來音韻變化，李注等《陶集》重刊本，漸有更改傳統反切，以符當代讀音的現象。明·張自勳評《陶淵明集》，援李注為撰述底本，書中 2 條，改動李注反切。〈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不駛亦不遲」下，李注云：「駛，疎吏切。」(2, 91、92)；張評本云：「駛，師止切。」見明·張自勳：《陶淵明集》(崇禎間宜春張氏刊本)，卷之 2，頁 15。職是，倘王氏本中，原作「音必結反」，則本條襲思悅本之反切。

乙、李氏箋注者：24 條。〈形贈影〉，「舉目情淒淒」下，李注云：「『淒』，如之切。」(2, 56)⁷⁷又，〈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詩題下，李注云：「『潁』，蘇困切。」(3, 110) 李注中出現大量反切，應與宋代韻書蠡出，《廣韻》、《集韻》、《韻略》、《禮部韻略》、《增韻》等相繼梓行，厚實學術底蘊攸關。

(2) 直音法

傳世《陶集》最早以直音法，注陶詩讀音者為湯注。〈讀山海經·其四〉詩後，「崑山上多丹木」，「崑」字下，湯注云：「音『密』。」(4, 75; 李注, 4, 188)

李氏受湯漢學術啟發，以直音法箋《陶集》詩、文讀音者：

甲、繼之湯注者：5 條。〈讀山海經·其十二〉詩後，「其名曰鴉」下，李注云：「音『株』。」(4, 197; 湯注, 4, 77)

乙、李氏箋注者：9 條。〈停雲·序〉，「罇湛新醪」下，李注云：「『湛』讀曰『沈』。」(1, 33) 又，〈祭從弟敬遠文〉，「相及齟齬」下，李注云：「『齟』，音『條』；『齬』，音『櫛』。」(8, 284)

(3) 聲調

1 條。傳世《陶集》，最早箋注陶詩聲調者，作之陶學先聲。〈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躬耕非所歎」下，李注云：「平聲。」(3, 110)

3、箋注字義

箋注《陶集》字義，發明其字義者，33 條。

(1) 徵於典籍者

6 條。引《爾雅》、《漢書音義》、《史記》、《韻語陽秋》、《孔子家語》、《蔡氏注》以為箋注。〈勸農〉，「儋石不儲」下，李注云：「《漢書音義》曰：『儋，一斗之儲。』」(1, 47) 又，〈和劉柴桑〉，「新疇復應畚」下，李注云：「《爾雅》：『田三歲曰畚。』」(2, 81)

(2) 李氏箋注者

⁷⁷ 「淒，如之切。」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頁 61。

27 條。〈有會而作〉，「怒如亞九飯」下，李注云：「『怒』，飢也。」(3, 147) 又，〈擬古·其七〉，「達曙酣且歌」下，李注云：「『曙』，東方明。」(4, 156)

4、箋注詞義

箋注《陶集》詩、文詞義，發明其辭義者，23 條。

(1) 繼之湯注者

3 條。〈遊斜川〉，「雖微九重秀」下，李注云：「『九重』，注見上。」(2, 69; 湯注, 2, 51)

(2) 徵於典籍者

5 條。引《爾雅》、《史記》、《寰宇記》以為箋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晨色奏景風」下，李注云：「《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2, 77) 又，〈和劉柴桑〉，「谷風轉淒薄」下，李注云：「《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2, 81)

(3) 援前賢說者

3 條。援應劭、洪駒父、郭璞說予箋注。〈勸農〉，「儻石不儲」下，李注云：「應劭曰：『齊人名「鬯」為「儻石」，受二斛。』」(1, 46) 又，〈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一〉，「再喜見友于」下，李注云：「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歇後語也。』」(3, 99)

(4) 李氏箋注者

12 條。〈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亭亭月將圓」下，李注云：「『亭亭』，高也。」(3, 107) 又，〈飲酒·其十五〉，「灌木荒余宅」下，李注云：「『灌木』，叢木也。」(3, 130)

5、箋注句義

李注中，箋注詩、文句義，發明其句義者：

(1) 繼之湯注者

21 條。〈九日閒居〉，「空視時運傾」下，李注云：「『空視時運傾』，指易代之事。」

(2, 59; 湯注, 2, 50) 又,〈詠二疎〉,「功成者自去」下,李注云:「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4, 178; 湯注, 4, 74) 實繼承湯注,轉箋其句義,非考《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采二手資料。凡此,均須與湯注對勘,方能瞭其源流,不致誤為李氏徵原典者。

(2) 徵於典籍者

21 條。引《詩經》、《春秋》、《左傳》、《荀子》、《癩真子》、《莊子》、《史記》、《漢書》、《列子》、《淮南子》、《山海經》、《文選》、《三國志》、《晉書》、《列女傳》、《三輔決錄》予箋注。〈歸園田居·其三〉,「但使願無違」下,李注云:「《前漢·王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2, 63) 徵於《漢書》,箋注「但使願無違」之句義。又,〈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從我潁水濱」下,李注云:「《春秋》云:『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2, 70、71) 援於《春秋》,箋注「從我潁水濱」之句義。

(3) 援前賢說者

3 條。援黃山谷、韓子蒼、趙泉山說予箋注。〈還舊居〉,「六載去還歸」下,李注云:「韓子蒼云:『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李注又云:「趙泉山云:『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韓說蓋誤。』」(3, 106) 援韓子蒼語,釋「六載去還歸」之句義;並引趙泉山說,正韓氏之訛謬處。

(4) 李氏箋注者

29 條。〈命子〉,「奔鯨駭流」下,李注云:「二句喻狂暴縱橫之亂也。」(1, 48) 箋注「奔鯨駭流」之喻義。又,〈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及晨願鳥遷」下,李注云:「謂『日鳥』、『月兔』飛走之速也!」(2, 74) 箋注「及晨願鳥遷」之句義。

6、箋注詩、文題

李注中,箋注《陶集》詩題、文題者:

(1) 承思悅本者

3 條。〈四時〉外，〈述酒〉詩題下，三本云：「儀狄造，杜康潤色之。《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3，139；遞本，3，67；王本，3，370）遞修本、王氏本，均雙行小字箋注語，李注鐫梓時誤刻，成詩題後大字評語。又，〈賁子〉詩題下，三本云：「舒、儼；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3，145；遞本，3，68、69；王本，3，370）

（2）援曾集本者

2 條。〈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詩題下，李注云：「時三人比講《禮》校書。」（2，70）曾集本云：「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書。」（頁 8）援采曾集本，惟有漏字、誤字情況。

（3）李氏箋注者

7 條。〈酬丁柴桑〉、〈和劉柴桑〉、〈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蜡日〉⁷⁸、〈詠二疎〉⁷⁹、〈讀山海經十三首〉外，〈桃花源記〉文題下，李注云：「《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鈔鑿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5，205）徵於《桃源經》，考「桃花源」所在，遠離紅塵濁世，依山傍水，景致清幽，宛如人間仙境意象，引人無限神馳嚮往。

7、箋注詩之比興

3 條，均承襲前人學術成果。

（1）繼之湯注者

2 條。傳世《陶集》，最早箋注陶詩比興者，均為李注繼承。〈擬古·其六〉詩後，李注云：「湯東潤曰：『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4，155、156；湯注，4，70）

（2）援高元之說

⁷⁸ 本條應為詩題下雙行小字箋注語，李注誤刻於詩題後，成單行大字評語形式。（3，148）

⁷⁹ 明·何孟春：《陶靖節集·詠二疎》，頁 1-123，詩題下，何注云：「已上，《集》中舊載如〈序〉，大書題次，此豈靖節之所為〈序〉者耶？今改分注，附于此以備考。」何氏以李注本雙行小字箋語，鐫梓誤刻為單行大字評論形式（4，177、178），觀點信然可取。

1 條。〈停雲〉詩後，李注云：「高元之曰：『〈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1，35）

8、箋注人名

李注中，箋注《陶集》詩、文人名者：

（1）承思悅本者

9 條。〈贈羊長史〉詩題下，三本云：「松齡。」（2，87；遞本，2，41；王本，2，362）又，〈感士不遇賦〉中，「爰盎」、「張釋之」、「馮唐」、「魏尚」四人，均承於思悅本（6，242；焦竑本，5，183）；此外，〈集聖賢群輔錄〉中，箋注實全為舊注，諸人物其姓字、里居、行止，均襲自思悅本，非李氏學術成果。

（2）繼之湯注者

3 條。〈飲酒·其十二〉，「仲理歸大澤」，「理」字下，李注云：「楊倫。」（3，127；湯注，3，63）

（3）徵於典籍者

5 條。引《陶茂麟譜》、《甘澤謠》、《晉書》予箋注。〈命子〉，「惠和千里」下，李注云：「《陶茂麟譜》：以『岱』為祖。按：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為祖，『陶茂』為武昌太守。」（1，50）《陶茂麟譜》載，淵明祖父為「陶岱」；李氏考《晉書》，以為應是「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又，〈與子儼等疏〉，「濟北汜稚春」下，李注云：「《晉書》：『汜毓字稚春。』」（8，273）

（4）援前賢說者

2 條。援黃山谷、任廣說，注人名與行止。〈述酒〉，「羊勝喪其身」下，李注云：「黃山谷云：『羊勝，當是芊勝。芊勝，白公也；沈諸梁，葉公也，殺白公勝。』」（3，140）引黃山谷語，箋「諸梁」、「羊勝」二者，人物事蹟與恩怨糾葛。又，〈歸去來兮辭〉，「程氏妹喪於武昌」下，李注云：「任廣云：『程氏妹，從夫姓也。』」（5，214、215）引任廣語，注「程氏妹」不與淵明同姓，以冠夫姓故。

（5）李氏箋注者

15 條。〈與殷晉安別〉詩題下，李注云：「『景仁』名『鐵』。」（2，86）又，〈桃

花源記〉，「詣太守」下，李注云：「『太守』，劉歆。」(5, 207)

9、箋注地理

李注中，箋注詩、文相關地理者：

(1) 山名

1 條。〈問來使〉，「早晚發天目」下，李注云：「山名，在武林。」(2, 66)「天目」，即天目山，位於武林。

(2) 水名

1 條。〈時運〉，「悠悠清沂」下，李注云：「水名，出泰山。」(1, 36)「清沂」，指沂水，發源於泰山。

(3) 地名

李注中，箋注詩、文其地名者：

甲、徵於典籍者：5 條。引《寰宇記》、《江圖》、《南康志》、《桃源經》予箋注。〈贈長沙公族祖〉，「遙遙三湘」下，李注云：「《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為三湘。』」(1, 40) 援《寰宇記》，明「三湘」為湘潭、湘鄉、湘源三地合稱。又，〈還舊居〉，「疇昔家上京」下，李注云：「《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3, 106) 考《南康志》，析「上京」地名，淵明有故居於此。

乙、援前賢說者：1 條。〈遊斜川·序〉，「望曾城」下，李注云：「駱庭芝云：『曾城，落星寺也，殆之晉所有者。』」(2, 67) 援駱庭芝說，箋注「曾城」即晉之落星寺。

丙、李氏箋注者：3 條。〈移居·其一〉，「昔欲居南村」下，李注云：「即『栗里』也。」(2, 79)「南村」乃地名，淵明所居栗里。又，〈贈羊長史〉，「銜使秦川」下，李注云：「關中。」(2, 87)「秦川」，「關中」地區，古有「八百里秦川」之稱。

10、箋注史事

李注中箋其詩、文典故，追源溯流，發明史事義涵者，多與句義箋證相表裡，難以明確劃分，部分晰注徵引典籍，明示讀者材料來源；部分未標注資料出處，直以己意箋釋，讀者須查閱相關載籍，方能有會其從出。

(1) 標注出處者

引《淮南子》、《列子》、《史記》、《漢書》、《列女傳》、《三輔決錄》、《晉書》、湯注等予箋證。〈飲酒·其一〉，「寧似東陵時」下，李注云：「《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3，113）援《漢書·蕭何傳》，箋注「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之詩意。又，〈詠貧士·其五〉，「邈然不可干」下，李注云：「《晉書》：『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偃臥，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4，175）考《晉書·袁安傳》，箋注「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其典故。

(2) 未標出處者

未標注史料來源者，〈飲酒·其十二〉，「終身與世辭」下，李注云：「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3，127）《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載：「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⁸⁰實徵《史記》以為箋注。又，〈擬古·其八〉，「渴飲易水流」下，李注云：「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之上。」（4，157）《史記·刺客列傳》載：「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⁸¹實引《史記》為之箋注。值注意者，未標注資料來源者，若檢覈原書，文字上或稍有出入。筆者推測，李氏或未查檢原書，直憑記憶予箋注，顯示其胸有成竹，自信滿滿，相關史料高度熟悉程度。

(三) 對《陶集》詩、文，加以考據、鑑賞與評論

李注中多數詩、文後，低3格處，均有評騭論語，對相關詩、文予考據、品騭或鑑賞。多數乃徵典籍與前修者，少數為李氏考據評論。

1、徵典籍與前賢者

⁸⁰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卷120，頁1100。

⁸¹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120，頁1004。

李注中詩後評論，引典籍與前賢論鶩，體例不一，此或李注白璧微瑕處。⁸²其中，標注出處與論者，41家，104條。尤援湯注最夥，19條、次趙泉山，17條⁸³；部分未注出處與論者⁸⁴，倘以相關著作對勘，實沿前人舊說，借為陶評品論，非李氏己出，其淵源有自者。

(1) 標注出處者

援典籍與前賢評論，標注來源出處者，〈飲酒·其五〉詩後，引王荊公語：「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3, 118) 又，〈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詩後，引東坡語：「『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3, 103、104) 又，〈飲酒·其十四〉詩後，引《石林詩話》語：「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耳。」(3, 130) 又，〈飲酒·其七〉詩後，引定齋語：「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而發耳。」(3, 121)

(2) 未標注出處者

李注中，徵典籍與前賢評論，未注來源出處，援相關載籍對勘，方能明其從出者，以僧思悅最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詩後，李氏評言：「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3, 110) 李注評論，實援僧思悅語。明·凌濛初《陶靖節集》，詩上眉批言：「思悅曰：『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⁸⁵

⁸² 「此外採自他書之語，如湯漢注，吳仁傑《年譜》等多不標明出處，即卷三引思悅《辨甲子》一文，亦錄其語而逸其名。」郭紹虞：〈陶集考辨〉，「李公煥注本」，頁288。

⁸³ 此外，東坡，15條；張績、韓子蒼，4條；胡仔、鶴林、黃山谷，3條；葛常之《韻語陽秋》、朱文公、蔡寬夫、劉後村，2條；高元之、楊誠齋、《冷齋夜話》、古詩、《西清詩話》、薛易簡《正音集》、《詩眼》、王荊公、敬齋、張九成、定齋、良齋、趙氏、《東塾燕談》、〈昭明太子序〉、《藝苑雌黃》、休齋、張文潛、《石林詩話》、許彥周《詩話》、《山海經》、祈寬、唐子西、歐陽文忠公、李格非、劉斯立、《說苑》、曾紘，1條。

⁸⁴ 未標注出處與論者，32條。其中，「按」語呈現者，6條；無標注者，26條，湯注佔24條。

⁸⁵ 明·凌濛初：《陶靖節集》，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上冊，卷3，頁414。考訂

又，〈飲酒·其十九〉詩後，李氏按言：「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3，134、135；湯注，3，64）李氏詩篇寫作時間，實徵湯漢考據。

2、李氏考評者

李氏對《陶集》詩、文考據與詮賞，每在詩後以「按」語呈現。〈游斜川〉詩後，李氏按言：

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為悞。作「開歲倏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2，69、70）

又，〈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後，李氏按言：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3，108）

李氏評賞和考據，與未標注來源出處者，易生誤解混淆，須援相關《陶集》對勘，方能正本清源，瞭然其從出。

（四）繼承前賢「忠憤說」

「忠憤說」於撰中，誠可歸屬評論與鑑賞，緣對後世《陶集》影響深遠，具承先啟後重要意義，故別立小目探析。李注中，徵採前賢評鶯，借陶賢酒杯，澆憤懣塊壘，抒山河憂思者，有朱熹、湯漢、趙泉山、韓子蒼、葛立方 5 人。

1、朱熹（1130-1200）

1 條。〈詠荊軻〉詩後，李注云：「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4，185）

李注評鶯語，其未標注箋者，凌氏考據出僧思悅，計 6 條。〈雜詩·其十二〉，凌氏眉批言：思悅曰：「東坡〈和陶詩〉無此篇。」（4，422；李注，4，171）

2、湯漢

6條。〈擬古·其八〉詩後，李注云：「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4，157）又，〈雜詩·其三〉詩後，李注云：「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4，160）

3、趙泉山

5條。〈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後，李注云：「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業，不失舊物也。』」（3，106）又，〈飲酒·其四〉詩後，李注云：「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年輩，附麗于宋。』」（3，117）

4、韓子蒼（1080-1135）

1條。〈述酒〉詩後，李注云：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3，141、142）

5、葛立方（？-1164）

1條。〈讀史述九章〉詩後，李注云：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仕二姓而然耶？」（5，236、237）

李氏活動於宋末元初，睹廟堂帝王昏聩，權奸當道，朝綱隳壞，故園頽唐，百姓飄零，野有餓殍。其時蒙古西征，滅國無數，金朝、西夏、大理，先後淪於暴元鐵蹄。蒙古金戈鐵騎，伺機渡江南下，偏安政局，風雨飄搖，鼎革形勢已難轉逆。輯彙「忠憤」陶評，援成說以證襟懷，引陶哲知音同調，而不喻己意評斷，紆晦抒易代際會，儒者內心悲懣愁鬱，免觸朝廷忌諱，士之不遇偃蹇困境，值後人寄予理解和同情。

五、李注對後世《陶集》之影響

李注梓行後，對後世《陶集》影響深遠，陶學發展與接受史上，實具承先啟後重要地位。傳世重要《陶集》，均以李注為撰述底本，受其霑溉惠澤，學術成果啟發繼承下，補苴糾謬，創獲開新，推進陶學發展歷程。

（一）《選詩補註·陶詩》卷

元·劉履（1317-1379）撰。字坦之，號「草澤閒民」，浙江上虞人。始刊於順帝至正 21 年（1361），卷 5「晉詩三」，補註淵明詩 37 首，其撰述內涵，多有李注影響。⁸⁶

劉注中，受李氏箋注啟發與影響者，異文校訂上，〈榮木〉三章詩後，劉注云：「或曰：『「忘」當作「忘」。』」⁸⁷（李注，1，37）音讀箋注上，〈和郭主簿〉，「中夏貯清陰」，「貯」字下，劉注云：「直呂反」（頁 9）；又，〈移居·春秋多佳日〉，「此理將不勝」下，劉注云：「音『升』」（頁 8；李注，2，80）；又，〈和劉柴桑〉，「直為親舊故」，「為」字下，劉注云：「去聲。」（頁 8）詩題箋注上，〈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詩題後，劉注云：「『西田』，即西廬之新疇也。」（頁 14）詩比興箋注上，〈停雲〉四章詩後，劉注云：「興也。」（頁 2）字義箋注上，〈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劉注云：「『宛』，曲順貌。」（頁 13）詞義箋注上，〈讀山海經·孟夏草木長〉詩後，劉注云：「『扶疏』，枝葉盛貌。」（頁 29）劉注箋校或繼承李注，或受李氏陶學啟迪，撰述內涵受其影響實深。

此外，箋證陶詩興寄內涵，隱寓味外之旨，每牽連興亡之感，易代之事，以淵明志存興復心念，有為晉室復仇之志，亦是中介李注，間接受湯漢等陶賢影響者，計 17 條。〈擬古·少時壯且厲〉詩後，劉氏評言：

此晉亡已後憤世之詞，託言少時撫劍比遊，飢食首陽之薇，渴飲易水之流者；以寓夷、齊恥食周粟，荊軻為燕報仇之意也。（頁 24）

又，〈詠荊軻〉詩後，劉氏評言：

⁸⁶ 參拙作：〈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及其影響〉，頁 136。

⁸⁷ 元·劉履：《選詩補註》，收入《風雅翼》（元刻本，1365），卷 5，頁 4。

此靖節憤宋武弑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荆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頁 28)

劉氏主要活動於元末，飽嚙政治黑暗，社會動盪，朝不保暮的痛苦。以遺民學者心境評價陶詩，寄託故國之思，山河之念，投射故園殘黯，百姓流離，世道沈淪，內心深摯悲慨憤鬱！除時代環境因素外，援李注與陶賢神會，以「忠憤說」吐露襟懷，抒發亂世儒者，難以言宣悲鬱愁苦，免觸朝廷忌諱，招來不測禍端，亦為重要原因。

(二)《陶靖節集》

10 卷，明·何孟春撰。字子元，號燕泉，卒諡「文簡」，湖南郴州人。援大量前人舊注外，廣徵《經》、《史》、《子》、《集》，前人評陶以箋證陶詩。資料賅博，眾說薈萃，考據翔實，寓評於注，學術氣象開闊。據以箋校《陶集》底本，即本李注。⁸⁸何注書後，附〈序錄〉、〈私記〉、〈書靖節先生集後〉3 文，並其箋釋考據意見⁸⁹；「傳而刻者，則元·李公煥本」(頁 1-303)，除視李氏為元人外，實言所據李注，乃元刻本意。

其箋注徵李注者，〈神釋〉，「無復獨多慮」下，何注云：「鶴林曰：『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2, 1-41；李注，2, 58) 徵引鶴林評語，實援於李注，化評為注，引二手資料。又，〈飲酒·其一〉，「彼此更共之」下，何注云：「黃山谷曰：『此二句，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3, 1-82；李注，3, 113) 援黃山谷評語，實采引李注，化評為注，轉徵二手材料。

何注中，部分篇章箋注，至有全承襲李注者。〈集聖賢群輔錄上〉，「明由曉升級」下，何注云：「宋均曰：『級等差，政所先後也。』」(8, 1-211；李注，9, 291)「力墨受準斥」下，何注云：「準斥，凡事也；墨或作牧。」(8, 1-212；李注，9, 293) 由「右燧人四佐」，至「右黃帝七輔」，箋注 21 條，全承襲李注，受其陶學影響之深，於此可見端倪。⁹⁰

⁸⁸ 參拙作：〈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及其影響〉，頁 123、124。

⁸⁹ 明·何孟春：《陶靖節集》，頁 1-288-295。

⁹⁰ 〈集聖賢群輔錄〉，箋注雖蹈襲於李注，其中亦有訛誤者。「兗州刺史子明」下，李注云：「居西商里。」

值注意者，何注徵李注評語，均移置詩句下，以箋注形式呈現。〈有會而作〉，「在昔多余師」下，何注云：「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慘，尤為酸楚，「老至更長饑」，是終身未嘗足食也！』」（3，1-103；李注，3，147）李注原詩後評語，何注移置詩句下，移評為注。

（三）《陶靖節集》

8卷，明·凌濛初（1584-1644）撰。字元房，號「即空觀主人」，浙江烏程人。據以評閱評點之底本，即本於李注。⁹¹〈四時〉詩題下，凌《評》云：

思悅曰：「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3，418；李注，3，148）

凌氏考據李氏箋注，實出於僧思悅。

凌《評》中，諸家陶評援李注者，計84條。〈飲酒·其二十〉，凌氏眉批言：

蘇東坡曰：「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3，417；李注，3，136）

凌氏眉批評點，實徵自李注。又，〈歸去來兮辭〉，凌氏眉批言：

歐陽永叔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5，429；李注，5，218）

凌氏點評眉批，迺稱引李注。全書徵自李注者，計90條，受陶學影響可謂深刻。眉批評點，雖步趨李注，借花獻佛，踵武前賢。首開評點《陶集》風氣，實嘉惠後學，功就陶史，具有其學術價值。

（四）《陶詩彙注》

4卷，清·吳瞻泰（1657-1735）撰。字良齋，號「東巖先生」，安徽歙縣人。全

（9，315）何注云：「居西南里。」頁1-231。遞修本、王氏本，均作「居西商里。」（遞本，9，180；王本，9，403）職是，李注作「居西商里」，應無訛誤。何注「居西南里」，「南」應是「商」字，因字形相近，抄錄中魯魚亥豕之誤，撰注校讎不甚精審處。

⁹¹ 參拙作：〈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及其影響〉，頁140。

書徵引浩繁，除相關《陶集》外，廣及《經》、《傳》、《子》、《史》、字書、辭書、地理、方志、詩、文、別集、小說、筆記、譜牒、簿錄、詩話、藥籍、古謠等，均廣蒐博采；並援前賢與友儕成果，個人考據詮驚，發明陶詩意涵與微旨。悉心考訂，無微不至，體現考據家尚實證，嚴謹踏實治學精神。⁹²

最主要箋校底本，實本於李注，湯注、劉注、何注、黃本則為副本。〈凡例〉言：「今於舊本所有者，曰『原注。』」⁹³書中「原注」考據之條，計 41 條。其中 25 條，實徵自李注。〈答龐參軍〉，「棟宇惟鄰」下，吳注云：「〔原注〕：『時新居南里之南村，即栗里。鄰，新居鄰也。』」（1，65；李注，1，44）考證「南村」即「栗里」，實援於李注。

其箋注援李注者，48 條。雖未標注材料來源，然以李注對勘，實李氏學術成果。〈飲酒·其十九〉，「楊朱所以止」下，吳注云：「《淮南子》：『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3，82；李注，3，134）吳氏實徵李注，采二手資料，非考《淮南子》原典。詩後評論鑑賞語，明確標注出李氏者，僅 1 條。〈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蚤稻〉詩後，吳注云：「李公煥曰：『觀此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3，78）凌氏《陶靖節集》，考訂此評出僧思悅，足見吳氏撰注，並未及見凌《評》。

此外，詩後評驚賞鑒語，雖未註明出處，然以李注對勘，實其陶學成果者，計 19 家，34 條。〈飲酒·其五〉詩後，引王荊公語：「王荊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3，80；李注，3，118）引王荊公評語，實援自李注，擷於二手資料。又，〈飲酒·其七〉詩後，引艮齋語：「艮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3，80；李注，3，122）援艮齋評論，實徵於李注，引二手材料。吳氏箋注與評論，援自李注者，計 107 條。采前賢箋注與評驚，實以李注居其冠，為主要箋證底本，受其陶學影響實為深刻！

⁹² 參拙作：〈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及其影響〉，頁 126。

⁹³ 清·吳瞻泰：《陶詩彙注》，收入李淑貞等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6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 48。

（五）《東山草堂陶詩箋》

5卷，清·邱嘉穗撰。字秀瑞，一字實亭，福建上杭人。援李注為撰述底本，立足其學術成果，正譌糾謬，增華踵事，補苴陶評資料，益以邱氏箋校成績，評語論騖以箋證陶詩。書中箋注徵李注者，170條，佔全書半數以上；詩後諸家評騖援李注者，89條。全書徵於李注，計280條，受其陶學影響實深。⁹⁴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仲弟敬遠〉，「平津苟不由」下，邱《箋》云：「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弘為平津侯。」⁹⁵（李注，3，104）邱氏實徵李注，非己箋注成果。〈擬古·其九〉詩後，邱《箋》云：「湯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4，79；李注，4，158）。援湯氏「忠憤」陶評，實徵於李注，采二手資料。

此外，邱《箋》輾轉李注，受湯氏等陶賢啟迪，以興亡之感、恥仕二姓、復仇之志評陶詩者，計26條，為品騖陶詩核心內涵。〈雜詩·其十一〉詩後，邱氏評言：

「慘風」，比晉亡宋興時；「春燕」，比附宋諸臣；「邊雁」，公自比；「離鷗」，亦比當時勞人，此愁人所以怨長夜也！（4，82）

又，〈詠二疎〉詩後，邱氏評言：

此三詩亦是述古體，只如春秋書法，據事直書，而寄託之意自見，又與前〈詠貧士〉詩，用代筆生議論者不同。蓋恐事跡或涉時忌，而不敢深為之說故也，亦是述古一法。但細玩三篇結句，正復無限深情，不待議論而其意已彰彰矣！（4，85）

邱氏儒家士人，胸寓經世韜略，道濟天下豪情壯志，身歷明祚鼎革劇變，滿懷故園禾黍悲思。其時文網織密，惶恐涉及時忌，招來文字禍端，不敢深為之說，溢於衷情言表。故以幽晦「春秋書法」，評陶學術方式，寄託遺民滄慨，無限深情，其意彰彰；藉以自擬自況，明雖品味陶詠，實際遇與理想投影，身世遭遇真摯寫照。

⁹⁴ 參拙作：〈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及其影響〉，頁142、143。

⁹⁵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中冊，卷3，頁67。

(六)《陶詩彙評》

4卷，清·溫汝能撰。字希禹，號謙山，廣東順德人。彙諸家陶評文字於一編，徵引浩繁，蒼萃眾說，資料豐贍，考據詳實；學者覽閱，所需陶評資料，幾可取足，無煩他索。據以箋校評論者，主要底本即李注。⁹⁶全書撰述體例，均步趨李注，惟改其單行評語，為雙行小字形式。

溫《評》中，箋注援李注者，計89條。〈停雲〉，「樽湛新醪」下，溫《評》云：「湛讀曰沈。」⁹⁷（李注，1，33）音讀箋注，實援於李注，為其陶學承襲與接受。評論味賞方面，因襲李注者，77條。全書箋注與評鶩，援引李注者，計166條，受其陶學影響極為深刻。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詩後，溫《評》云：「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敘平素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2，37；李注，2，75）引趙泉山評論，實援自李注，轉徵二手材料。又，〈飲酒·其五〉詩後，溫《評》云：「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3，74；李注，3，118）援蘇軾評論，實徵於李注，轉引二手資料。

此外以「忠憤說」評論陶詩，為其品鶩陶詠重要涵旨。〈述酒〉詩後，溫《評》云：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3，89；李注，3，142）

又，〈乞食〉詩後，溫《評》云：

愚按：「……蓋淵明恥仕二姓，自甘窮餓，不乞於權貴，而乞於田野，所謂富貴利達，不足以動其中也。淵明之乞，其諸異乎人之乞與？」（2，35）

除輾轉李注，追蹤陶哲外，「愚按」評鶩內涵，以「忠憤」詮陶者，達16條，應多有李注啟迪與影響。

⁹⁶ 參拙作：〈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及其影響〉，頁129。

⁹⁷ 清·溫謙山：《陶詩彙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卷1，頁1。

(七)《靖節先生集》

10卷。清·陶澍撰。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懲《陶集》流傳既廣，屢經藏奔傳鈔，諸本間多異文，訛誤歧出。廣搜重要傳本，校訂箋證，擇優而從，撰為《陶集》善本。對傳本錯謬，勘誤正譌，糾謬補闕，益以己身獨見，極大啟發後學者，成陶學集大成著作。

據以箋校之底本，首本者即李注，援以箋注呈現者，計336條。其中，標注「李注」，142條；「李本」，7條；「李公煥本」，2條；「李公煥曰」，1條；「原注」，1條；未標註出處，須援李注對勘，方瞭然從出者，11條。陶注中，尤以〈集聖賢群輔錄〉，采徵李注最夥，計171條。惟未標出「李注」，僅卷首言，全援於李氏。⁹⁸

陶注中，標注「李注」者，〈贈羊長史〉，「事事在中都」下，陶注云：「李注：『洛陽，西晉之故都；長安，乃秦、漢所都。』」（2，499；李注，2，88）「李本」者，〈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在目皓已潔」下，陶注云：「李本云：『「潔」或作「結」。』」（3，509；李注，3，104）「李公煥本」，〈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題下，陶注云：「李公煥本：『下流一百一十里，作五十里。』」（3，507；李注，3，101）「李公煥曰」，〈命子〉，「厥族以昌」下，陶注云：「李公煥曰：『原陶姓氏族之所由來也。』」（1，487；李注，1，48）「原注」者，〈命子〉詩後，「李公煥注」，「茫昧然者也」下，陶注云：「原注：『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1，488；李注，1，52）其徵湯注與李注，對書中二氏稱謂，體例欠缺統一，推知陶注定稿前，屢經刪削增補，予頗大幅度補充修訂，益見「集注」類著作，彙編資料艱辛與浩繁。

值注意者，李注中箋注，幾全為陶注繼承外，詩後評語論騖，亦在陶澍注中，多數被以箋注形式因襲。〈飲酒·其九〉，「吾駕不可回」下，陶注云：

李注：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任，故作此篇。」（3，513；李注，3，124、125）

李注本詩後評語，陶注化為箋注，移評為注。又，〈飲酒·其十四〉，「酒中有深味」

⁹⁸ 清·陶澍：〈集聖賢群輔錄上〉，《靖節先生集》，頁556，卷題下，陶注云：「原注，悉照李本。」

下，陶注云：

李注：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略矣！」(3, 514；李注，3, 129、130)

李注原詩後評論，陶注轉為箋注，化評為注。

此外，李注詩後賞鑒語，仍有少數條例，陶注中被以評語繼承，計 29 條。其中，標有「李注」者，5 條、「李公煥曰」，3 條、「李公煥注」，2 條、「公煥曰」者，1 條；未注出處，須以李注對勘，方知援李注者，18 條。〈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後，陶注云：

李注：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于南里之南村。」(3, 510)

〈贈羊長史〉詩後，陶注云：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媿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尚友之心。」(2, 500；李注，2, 89)

援胡仔評語，雖未註其出處，實徵於李注，屬二手資料。全書采李注者，合計 365 條，受其陶學影響極為深摯。

六、結語

李氏撰《陶集》10 卷，立足僧思悅學術成果，後出轉精，再建陶學豐碑，成就超軼乎思悅本上，成南宋後陶史集大成之著，對後世《陶集》發展影響深刻。李氏撰為新注，援思悅本為底本的事實，由陽氏〈序錄〉、宋庠〈私記〉、思悅〈書靖節先生集後〉，尋繹因襲痕跡外，最早以思悅本校訂李注者，即明·凌濛初《陶靖節集》。書中考釋李注評語，未注來源出處者 6 條，定為思悅學術成果，足見以為校訂依據之事實。〈陶集考辨〉言：

此本之長，即在彙萃眾說，於湯注之外兼採蔡氏注等，開後世集注之風。宋人詩話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蔡正孫《詩林廣記》，均以彙萃見長。此書亦頗受其影響，兼採諸家評語，又開後世集評之風。⁹⁹

南宋·陳振孫（1183-1262）《直齋書錄解題》言：「蜀人張績季長辨證之，又雜記前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¹⁰⁰南宋·張績《陶集》雖佚，首開後世集評之風者，應為「蜀本」較合理？¹⁰¹再則，李注援張績評論 4 則，輯彙群賢陶評，或立足蜀本基礎上，踵事增華而成？

李注薈萃眾長，總結前賢陶學成果，鈔版梓行後，影響力益加深摯，陽氏本、宋庠本等 10 卷本，漸趨黯淡隱晦，光芒遭掩，陸續亡佚，退出陶學歷史舞臺；獨思悅本曾蔚《陶集》風潮，流佈廣遠，非二《集》可比，長期在李注光環籠罩下，縷傳不絕，似至清初猶傳世，即世謂「宋槧本」。¹⁰²李注以「紹興本」為稿本，並援王氏本、曾集本、湯注為箋校底本，相關典籍及前賢說法，斷以己身考訂意見，對《陶集》予箋注箋證。所徵典籍有《爾雅》、《漢書音義》、《說文》、《孔子家語》、《韻語陽秋》、《淮南子》、《史記》、《詩經》、《春秋》、《左傳》、《荀子》、《莊子》、《山海經》、《文選》、《三國志》、《嬾真子》、《晉書》、《陶茂麟譜》、《甘澤謠》、《寰宇記》、《江圖》、《南康志》、《桃源經》、《列子》、《漢書》、《列女傳》、《三輔決錄》、《蔡氏注》，計 28 種；援前賢成說者，洪駒父、郭璞、黃山谷、韓子蒼、趙泉山、任廣、駱庭芝，共 7 家。

⁹⁹ 郭紹虞：〈陶集考辨〉，頁 288。

¹⁰⁰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卷 16，頁 5。

¹⁰¹ 「蜀本出張績所編定，原為陶公全集，至其所撰《年譜辨正》，不過附刊之一部分耳。」郭紹虞：〈陶集考辨〉，「蜀本」，頁 279。李注援張績評論：〈總論〉，1 條（頁 22、23）；〈贈長沙公族祖〉，1 條（頁 41-43）；〈命子〉，2 條（頁 51、52）。清·吳瞻泰：《陶詩彙注·凡例》，頁 47，亦言：「宋時河南吳斗南仁傑，有《靖節年譜》一卷，張季長績辨證，雜記群賢論靖節語，所謂『蜀本』也。」

¹⁰² 清·吳瞻泰：《陶詩彙注·凡例》，頁 47，言：「永嘉周仲章太守，家藏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憾此本今不傳也。思悅采拾眾本，重定為十卷，刻於治平三年，世所傳『宋槧』，即此本耳。」又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16，頁 5，載「蜀本」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示以宋丞相刊定之本。」據此，宣和王氏本、遞修本、蜀本，所據者為「宋槧本」。又，涵芬樓本、國圖館本，書後均無〈序錄〉等 3 文，所援係「宋槧本」抑「紹興本」，頗難遽下斷言；惟 2 本與元刻本李注，均刊梓於「建陽」，刊者與刻工，想為同人或關係密切者，既援「紹興本」補鑄，2 本所據者，或以「紹興本」較可能。

李注另一重要內涵，在對《陶集》詩、文，加以考據、鑑賞和評論，其評論賞鑒語，徵典籍與前賢評騭者，達 41 家，146 條。尤援湯注最夥，43 條、趙泉山次之，17 條。〈陶集考辨〉言：

吳焯《跋》稱：「此編彙集宋朝群公評注，淳祐中又刻於省署，當時所稱『玉堂本』者也。」此言不知其所據。使所言果確，則箋注原出宋人所輯，李公煥所集錄，不過總論一卷耳。¹⁰³

二氏說法，或值商榷。李注中，援湯注、曾集本與前賢者，確初具「集注」雛形，徵於典籍與李氏箋校者，則撰者陶學成果與貢獻。除輯錄前賢陶評於一帙，撰中直音法、詞義、句義、詩題、比興、人名、史事之箋注，均湯注重要撰述涵旨¹⁰⁴；字義、聲調、文題、地理，則李氏首創箋注體例，導夫陶學先路，書中豐碩箋校內涵，實立足湯注之深化與發展。超邁往哲學術成就，陶史上橫空出世，閃耀溢彩璀璨篇章，歷代屢予重刊外；後世重要《陶集》，均受李注霑溉，學術成果承襲下，補苴糾謬，箋注校訂，評點評論，陶學詮釋與接受史上，具有不可磨滅重要地位！

李注在異族嚴酷宰制，文網織密艱境下，藉口降低出版成本，補鑄殘泐舊版重刊，巧避趙宋廟諱，暗寄正朔華夷之辨，得倖免於文字禍端；即因在統治者眼中，純為學術紹述繼承，文化事業賡續再版，不涉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能為殘暴猜忌蒙元容忍。從而，為後世遭遇革運士人，寄寓鼎移滄桑憤慨，表露襟懷和鬱懣情緒，隱寓身世與故國禾黍之悲，為政治社會理想抒懷，拓出明哲保身自處幽徑，陶學「忠憤說」發展史上，實具承先啟後重要意義！元末劉履、清初邱嘉穗等人，箋證陶詩興寄內涵，每牽連興亡之感，易代之事，以淵明志存興復心念，有為晉室復讐之志為評；以品騭陶詩迂曲方式，幽微表曝心事，抒發悲慨懣鬱，託寓胸懷理想，明雖賞鑒陶詠，實其身世投射與寫照！

¹⁰³ 郭紹虞：〈陶集考辨〉，頁 288。

¹⁰⁴ 參拙作：〈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及其影響〉，頁 106-112。




















 <p>(乾隆御覽之寶) 頁 1、371</p>	 <p>(宜子孫) 頁 1</p>	 <p>(天祿琳琅) 頁 1、371</p>	 <p>(「周」、「季良」) 頁 7、151</p>	 <p>(季良) 頁 23、54、95</p>
 <p>(秉忠) 頁 25、55、149、151</p>	 <p>(季良父) 頁 25、55</p>	 <p>(詳甫) 頁 33</p>	 <p>(真適齋藏) 頁 33</p>	 <p>(周秉忠印) 頁 54</p>
 <p>(真賞) 頁 95</p>	 <p>(物外奇寶) 頁 95</p>	 <p>(真適) 頁 205</p>	 <p>(真賞) 頁 205</p>	 <p>(自適生) 頁 291</p>
 <p>(賢者而後樂此) 頁 291</p>	 <p>(繡海) 頁 93</p>	 <p>(白醉先生) 頁 93、149</p>	 <p>(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首頁、1、7、25、33</p>	

圖 1

<p>木空自淵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雖無歸嚮羣鷗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p> <p>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獲早稻</p> <p>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動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p>	<p>木空自淵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雖無歸嚮羣鷗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p> <p>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獲早稻</p> <p>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動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p>	<p>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small>一作</small>同安得不相語<small>一作</small>與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small>一作</small>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small>日醉釋前篇也甚甚</small>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p>	<p>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p> <p>首</p> <p>人生歸有道<small>一作</small>衣食固其端<small>一作</small>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動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small>一作</small>無異患千慮<small>一作</small>盡<small>一作</small>下斗酒散襟袖<small>一作</small>願遙遙沮洳心千載乃相聞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p>
--	--	---	---

圖 2 (由左至右：《曾集本》、《陶靖節先生詩注》、《箋註陶淵明集》涵芬樓本、《箋註陶淵明集》國圖館本)

<p>聞之於<small>八儒</small>所載之故老所傳善<small>於</small>於世者蓋盡於此矣</p> <p>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顯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者也</p>	<p>聞之於<small>八儒</small>所載之故老所傳善<small>於</small>於世者蓋盡於此矣</p> <p>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顯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者也</p>	<p>聞之於<small>八儒</small>所載之故老所傳善<small>於</small>於世者蓋盡於此矣</p> <p>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顯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者也</p>	<p>聞之於<small>八儒</small>所載之故老所傳善<small>於</small>於世者蓋盡於此矣</p> <p>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顯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者也</p>
---	---	---	---

圖 3 (由左至右：《涵芬樓本》頁 90 上右、《國圖館本》頁 355、《浙圖館本》頁 232 上右、《公文書館本》頁 92 上右)

<p>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濶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p> <p>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錡銖周漢而縣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small>也弱不好弄</small></p>	<p>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濶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p> <p>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錡銖周漢而縣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small>也弱不好弄</small></p>	<p>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濶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p> <p>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錡銖周漢而縣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small>也弱不好弄</small></p>	<p>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濶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p> <p>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錡銖周漢而縣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small>也弱不好弄</small></p>
---	---	---	---

圖 4 (由左至右：《涵芬樓本》頁 90 下左、《國圖館本》頁 355、《浙圖館本》頁 232 下左、《公文書館本》頁 92 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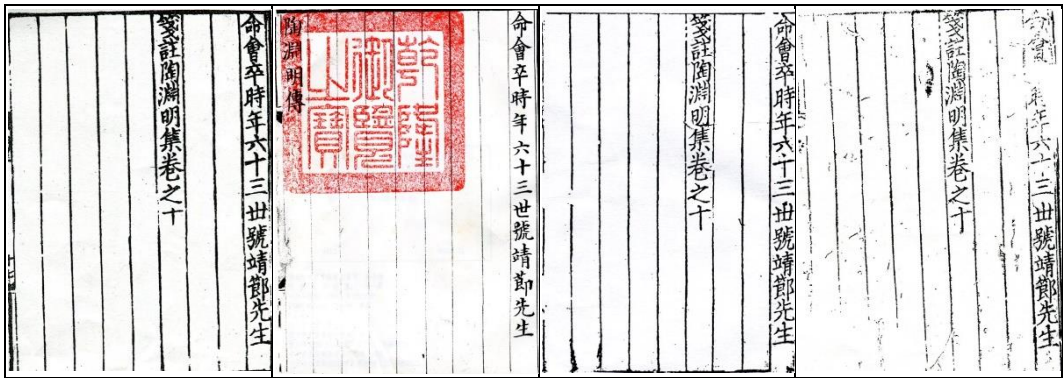


圖 5 (由左至右：《涵芬樓本》頁 94 上右、《國圖館本》頁 371、《浙圖館本》頁 235 下右、《公文書館本》頁 96 上右)



圖 6 (由左至右：《選詩補註》傅斯年圖書館藏元刻本 1365、《選詩補註》國家圖書館藏元刻黑口本 1368、《選詩補註》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 1368、《選詩補註》國家圖書館藏元書林詹氏本 1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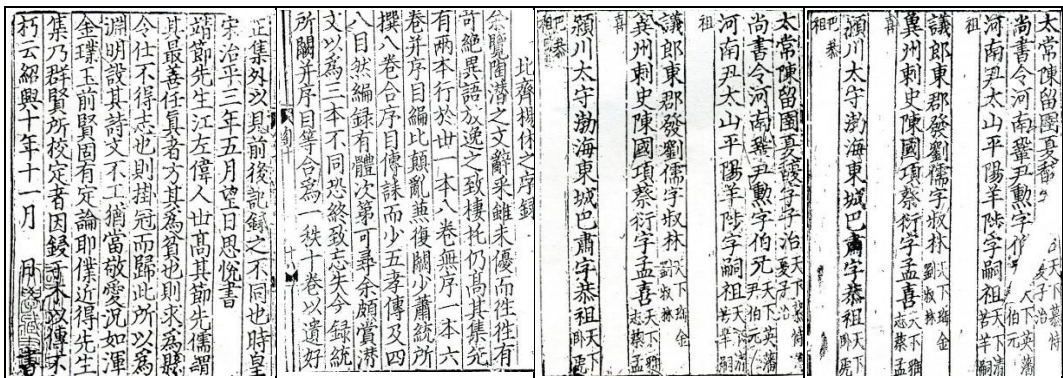


圖 7 (由左至右：《浙圖館本》頁 237 上左、《公文書館本》頁 96 下右、《浙圖館本》頁 226 上左、《公文書館本》頁 86 上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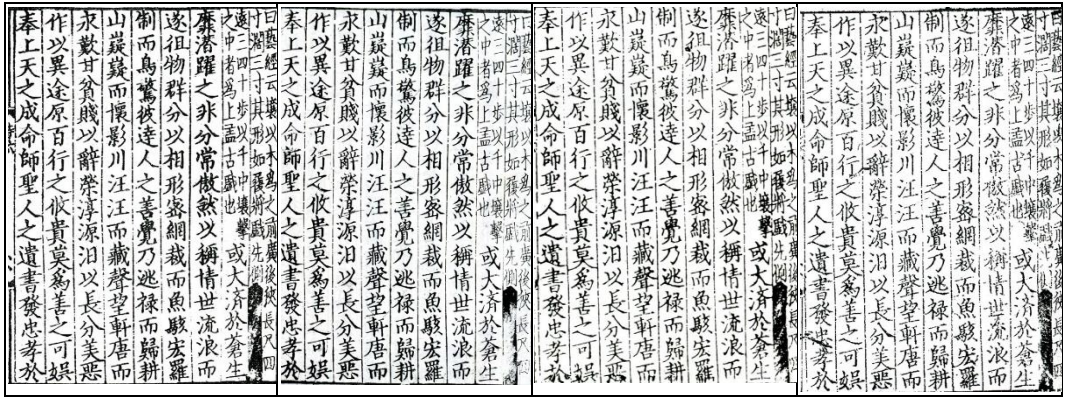


圖 8 (由左至右：《涵芬樓本》頁 61 下右、《國圖館本》頁 241、
《浙圖館本》頁 203 下右、《公文書館本》頁 63 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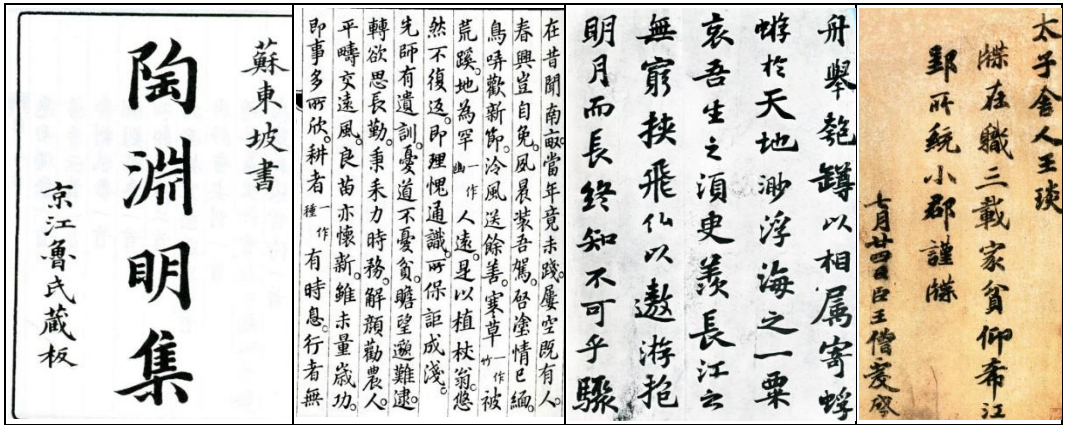


圖 9 (由左至右：清·魯銓刊《陶淵明集》、清·魯銓刊《陶淵明集》、
北宋·蘇軾楷書《赤壁賦》、南朝宋·王僧虔《太子舍人帖》)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晉·陶潛：《陶靖節先生集》，明萬曆 31 年吳汝紀刻本。
- * 宋·不知撰者：《宋本陶淵明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
-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正編》第 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
- *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0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宋·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5 輯》集部第 16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耘經樓藏板依宋板重雕。
-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79。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
- * 宋·曾集：《陶淵明詩》，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16。
- * 宋·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16。
-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 元·劉履：《選詩補註》，收入《風雅翼》，元刻本，1365。
- 明·何孟春：《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 1 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 明·凌濛初：《陶靖節集》，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16。
- 明·張自勳：《陶淵明集》，崇禎間宜春張氏刊本。

-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薈要》第 29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65。
- 清·吳瞻泰：《陶詩彙注》，收入李淑貞等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6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中冊，成都：巴蜀書社，2016。
- 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臺北：華正書局，1985。
- 清·陶澍：《靖節先生集》，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中冊，成都：巴蜀書社，2016。
- 清·溫謙山：《陶詩彙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 清·葉銘：《廣印人傳》，收入收入清·周櫟園等編著：《明清印人傳集成》，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 清·魯銓：《陶淵明集》（宣和王氏本），收入周斌、楊華主編：《陶淵明集版本薈萃》中冊，成都：巴蜀書社，2016。

二、近人論著

- * 阮氏明紅：《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博士論文，2004。
- * 屈萬里、昌彼得：《圖書板本學要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09。
-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賀偉：《元前陶集考論》，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7。
- 黃世錦：〈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及其影響〉，《成大中文學報》55（2016.12），頁 95-156。
- 劉明：〈宋本陶淵明集考論〉，《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4（2016.12），頁 1-7。
- 鄧瓊：《讀陶叢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 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

* 〔日〕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收入《雕龍叢鈔》第1冊，北京：文字同盟社，1931。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ong] Anonymous, *Song Ben Tao Yuan Ming 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o Yuan Ming in Song Dynasty Edition]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8).
- Guo Shao Yu, *Zhao Yu Shi Gu Dian Wen Xue Lun Ji* [Guo Shao Yu's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Hashikawa Tokio, *Tao Ji Ban Ben Yuan Liu Kao* [Research on the Origin Version of Tao Yuan Ming's Poetry Collection] adopted in *Diao Long Cong Chao* [Rhetoric Notes] Vol. 1 (Beijing: Writing Alliance Society, 1931).
- [Song] Li Gong Huan, *Jian Zhu Tao Yuan Ming Ji*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Tao Yuan Ming's Anthology] adopted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Supplement to the Full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Vol. 1304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Song] Li Gong Huan, *Jian Zhu Tao Yuan Ming Ji*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Tao Yuan Ming's Anthology]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1991).
- Nguyễn Thị Minh Hồng, *Tang Han Zhu "Tao Jing Jie Xian Sheng Shi" Yan Jiu* [Han Tang's Annotation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Beijing: Ph.D. Dis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04).
- Qu Wan Lin & Chang Bi De, *Tu Shu Ban Ben Xue Yao Lue* [An Outline in Books Printing] (Taipei: Hwa Kang Publishing Center, 2009).
- [Song] Tang Han, *Tao Jing Jie Xian Sheng Shi Zhu* [The Annotation of Tao Yuan Ming's Poetry] adopted in Zhou Bin & Yang Hua, *Tao Yuan Ming Ji Ban Ben Hui Cui* [The Collection of Tao Yuan Ming Works] Vol. 1 (Chengdu: Bashu Book Society, 2016).
- [Song] Zeng Ji, *Tao Yuan Ming Shi* [Tao Yuan Ming Poetry] adopted in Zhou Bin & Yang Hua, *Tao Yuan Ming Ji Ban Ben Hui Cui* [The Collection of Tao Yuan Ming Works] Vol. 1 (Chengdu: Bashu Book Society, 2016).
- Zhong You Min, *Tao Xue Shi Hua*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ao Yuan Ming] (Taipei: Asian Culture, 1991).